

忱行錄

楊守敬題



敘

吾友高伯平嘗言武林邵位西篤學己未江南借浙闈舉鄉科三兒壽恆往應秋試得見位西衮衮論學備詢余所著書以未及識面爲歉次年賊陷浙省位西杳然無聞迨伯平轉徙至淮始得見禮經通論遺稿半部及遺文數十篇余語漕帥吳仲宣先生盛稱其學精邃獨到文亦峭潔入古名理湛深仲帥慨允彙行又因伯平得讀其忱行錄二卷係癸卯甲辰日記賸稿闡明大學之指折衷紫陽入其窾奧推論廣孝之教痛斥言利之

忱行錄 敘

一 當歸草堂

臣洵爲治身要言經世碩畫其緒言皆近裏著己自得於心非口耳之學也錢塘吾宗竹舟松生昆仲購得此書出資付梓時浙省馬中丞據曾爵相咨訪位西殉難事實奏請

恩卹有加今而後邵君之文學節義彰彰於世其可傳也已意其光怪鬱積實有不可掩沒者故歷久而顯於時而零縑斷楮賴人以存人固不可以無友也余因歎人之相知不在乎相識向在都中與余深契者有陳頌南朱伯韓兩侍御皆以直言忤時頌南辭職南旋過淮

手書汝南交孟博高密訪康成一聯贈余返閩後旋歸
道山乙卯之夏伯韓訪余里廬爲余作易傳序並贈以
詩別後由吳至浙遂殉武林之難迄今訪求兩君詩文
自章奏外其著述卒不可得每以爲憾又不如邵君遺
集余猶得而表著之讀忱行錄一書恍接其警歎音容
余亦何憾位西之不識面也同治四年初秋山陽丁晏
敘時年七十有二

忱行錄 敘

二

當歸草堂

忱行錄

大抵晉初不過四五百萬兩漢盛時無過六千萬唐

仁利邵懿辰位西

今人喜看雜書而不喜觀說理之書一則因不耐煩一則惡其厲己二者皆心病而惡其厲己之病根尤大溫大學一遍明德卽性也易大象傳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天命之性乘於氣質之中而虛靈不味猶旭日之升乎地上而光明照徹也地體至闇大明麗之比喻最切能去此心之蔽常如日中天而不墮於塵霧之中以自夷其明則善矣

忱行錄

一 當歸草堂

大學章句序以爲億兆之君師注疏算法有大小二數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大數以萬爲等是萬萬爲億萬萬億爲兆也按朱子注孟子其麗不億云十萬爲億注周頌萬億及秭云數萬至萬曰億蓋米是細物可用大數人則是大物且但就商之孫子而極言其多故只可用小數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自中國九州三代治教之所及其人數可考而知也大抵每代開創之初天下人口不過千萬或不及千萬若三國晉初不過四五百萬兩漢盛時無過六千萬唐

宋明季世亦然三代人數畧見後漢書注本之譙周所記或有據受自後歷代史志俱班班可考我

清順治初一千餘萬至康熙末年不滿三千萬自康熙五十二年

恩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後以丁賦攤入田賦遂視編審爲具文考之會典至乾隆初驟增至萬萬何順治康熙六七十年間僅增二千萬而雍正至乾隆之初二三十年間增至七千萬之多耶嗣後遞增至嘉慶十七年爲數三萬七千餘萬今各省歲報民數合之過四萬萬視故明盛時五六倍過之恐非事實殆由康熙五十年以後不增丁賦人數多寡無關生人之休戚其時有司官吏不免粉飾浮增以侈太平之盛自康熙至今大約亦不過如明萬曆時六七千萬之數古今應不相遠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人數多至七八千萬幾至萬萬而卽寢至於亂者固由氣運亦事勢之所必至也考漢志天下定墾田八百萬頃後世田野日闢古畝小而今畝大會典所載天下官民田七百餘萬頃亦大畧相準古百畝之田上農可會九人下農會四五人以豐

凶磽肥人力不齊準之只可以下農爲率而今畝大小不齊總之較大於古約略計之每頃可會十人則此七百萬頃之田僅可會七八千萬人雖人數田數均有隱漏未能舉實而大致不相遠矣夫以開創之初以千萬人而闢七百萬頃之地肥磽可互擇豐凶可易抵而人心復厭亂思治崇本尙儉此所以日趨於治安也及至久安之後人心習爲逸欲奢淫而田數適與人數相埒且或有不給焉則人浮於會而勢必起而相爭所謂五行百產力盡屈於生人之用而患氣將興者此所以歷二三百年而每寢至於危亂也抑以天地之氣化而論每開國時人才輩出資不必盡純而皆有奮乎莫禦之氣趨事而必成圖功而必克至其季世則藹焉泯焉以天下之大而患無人此無他季世生人每多至六七倍天地之氣賦於人猶酌尊然一二人酌之常厭飫而見爲有餘倍徒而分焉所以形其不足也雖治亂之大機視君心爲轉移而聖人自有保泰持盈之道然氣化運行所以自淳而薄由盛而衰消息盈虛循環往復理亦不越乎此也夫以七八千萬之人歷由亂而治之閒所

存僅及千萬十分而去其七餘其三不過數十年間兵
戈疾疫飢寒轉徙而死者至數千萬人之多可謂慘矣
其間或一家而畱存只一二人或一姓而畱存只一二
支大抵稍能自存其本心歷雪霜堅冰而眇然自完其
生意於辛苦墊隘艱難流轉之中故能貞下起元而其
子孫復享太平之福也否則能適在此一千萬中而不
入乎彼六七千萬之中乎故自厥初生民而來以至於
我三代上之治亂不具論若楚漢之際新莽光武之交
三國兩晉六朝以至於隋唐五代紛爭以至於宋金元
遞嬗以及明

忱行錄

四

當歸草堂

清運會之闕大抵分爭而瓦解者其禍稍紓而較長一
統而土崩者爲禍并至而尤劇以一姓之承傳自開闢
天地至於今日綿綿延延歷數十治亂而不斬焉以至
於我則歷世先祖之所以保此生理而永此生機者其
難爲何如則我所以宜勤思我之所自生而無負天地
祖宗生生不已之心以推及於所同生欲其並生以自
永其生者所當盡心而盡力又何如此孝經所以謂天
地之性人爲貴而學者所以貴於復性而盡性也

大學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用易傳庖犧制佃漁神農制耒耜黃帝堯舜垂衣裳之序而言不用史記五帝本紀之次蒙引謂伏羲言能馴伏犧牲始教民肉食者也神農始教民樹藝者也

早閒有忿懷甚悔因思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戾者仁讓之反有因貪而戾者亦有不因貪而戾者戾卽拂人之性之拂拂卽違之俾不通之違亦卽悖出悖入之悖其所由來則僻也僻不必因人而發心之所發偶偏卽不能率乎性之自然以中乎喜怒哀樂之節而無所乖

忱行錄

五

當歸草堂

戾矣大學章句前半不言性字至拂人之性下注云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此依經爲注而語實透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性皆善故無不好善而惡惡如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爲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卽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有未嘗息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第所見爲善惡或蔽於有我之私而未必眞知善惡之所在及似善而猶非至善之所在旣眞知之矣則必體驗擴充實用其力於所好所惡使善必有諸己而惡不加於

身則止於至善卽有以復其本善之性而不至自拂其性矣方領惡全好之時省察克治亦若有所矯拂然者然所拂者氣質之性而所率者天命之性其自謙之效至於心廣體胖而極宣著盛大之容則豈告子所謂戕賊人以爲仁義而荀子所謂化性而起僞者哉故曰爲善最樂孟子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之云以及中庸致和之旨皆如是也

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入大學朱子蓋據大戴禮記及漢書白虎通按大戴禮保傅篇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

枕行錄

六

當歸草堂

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辨注曰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八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辨此注極

爲詳晰諸說年分不同但以人資性有敏鈍或以事故
耽遲亦不必分太子世子以下耳漢書食貨志云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
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
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
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
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白虎通辟雍篇云古者所以
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入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
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

沈行錄

七

當歸草堂

此朱子之所據也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二句亦但撮要而言灑掃應對進退是幼儀中事
幼儀固亦是曲禮然觀內則學幼儀與學禮分爲二節
是禮大於幼儀也禮樂射御書數謂之六藝大金引周
官五禮六樂云云蓋據保氏掌教國子之文然五禮六
樂諸條目皆王廟之禮似非庶人子弟所宜肄習者所
謂禮樂似有變通禮如玉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之
類樂如操縵安弦舞象舞勺之類書數最小時所學射
御皆在禮內射有特禮御亦在曲禮中如所謂僕人之

禮也大抵書計而外禮樂二者有大有小卽保傅篇所謂小藝小節大藝大節也朱子注論語云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此序不及詩書蓋取文義對耦非漏舉也王制四術詩書禮樂恐有所受古者大學之教不成只是將在明明德在新民等空空敷說道理亦祇教以詩書禮樂誦習講貫而以此等道理爲之提撕指點耳目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教其門人亦祇是詩書六藝所謂文行忠信博我以文之文也特於其中更與講明其所以然之理及使之反身以踐其實耳

枕行錄

八

當歸草堂

劉捷曰首節精神全在三在字蓋大學教人之法見於禮記周禮者不越詩書禮樂之事凡此經所載綱領條目皆隱於其中周衰先王之教寢微學者多不知其意而異端萌生故孔氏發其所以云之意以告其徒而曾子述之存其理以教後世其後孟子得之拒楊墨闢告子明德必止於至善也明王道黜功利新民必止於至善也北宋大儒之學皆出於此不發揮在字義意竟似先王立學但以此三者教人失之遠矣

按學記一篇其言雖視大學稍粗而實相爲表裏讀學記可見師弟子所敦學無非詩書禮樂之事也安溪先生解論語首章學字亦以爲止

是詩書禮樂之事而其所以學則效先覺以復其性也
學者畜也小畜懿文德小學之事也大畜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
大學之事也

小學大學之地與制說禮者無一定之解有不合則推
之殷制長樂陳氏以爲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
故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
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
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
尊大戴記注大學
在王宮之東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

朝故也此亦見經文不同而臆爲之說依漢書則所謂

沈行錄

九

當歸草堂

小學者家有塾也十五入大學者黨庠遂序皆是也移
鄉而學於庠序者也由鄉而移於國則所謂小學猶天
子之太學也其升於太學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也此
說似竟分爲兩箇大學而思之亦頗有條理大約與今
世學制相彷彿至其地之所在大約諸侯之國都較小
故大學必建於郊外邦畿之內較爲寬廓自可建於王
宮之或東或西也鄭康成謂周建四代之學如禮在瞽
宗書在上庠詩書禮樂各有教之之官師卽各有教之
之處所周制彌文或當如此至小學則有所謂虎闈在

王宮以處國子及貴游子弟又有在郊之小學以處凡民之俊秀蓋上世渾樸王太子以下可與凡民共處一學之中而後乃不能無區別也妄意如此俟詳考之蒙引謂明德是以心言而理在其中朱子亦謂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按盛貯該載卽以具眾理而統性也敷施發用卽以應萬事而統情也所謂心統性情者也如此說則晉之大象以大明而麗乎至闇謂如性之乘乎氣質之中可也謂如心之舍乎形體之中亦可也蓋玩一明字是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而不可直以性當之矣

枕行錄

十

當歸草堂

記誦詞章之習學之差也虛無寂滅之教教之差也有教則有學有學亦有學亦有教權謀術數以就功名乃急功近名計功謀利非真功名也百家眾技致遠則泥此據大學之教而言故諸家皆出其下若鄉愿鄙夫未嘗設教而立學者又不屑道也如俗儒所考者古而多識博文正吾儒下學之要異端所事者心而心性天道正吾儒上達之歸權謀術數雖非道義之正然權曰可與權謀曰好謀而成術曰仁術數曰禮數德慧術智而盡乎神

明變通之用者正吾儒精微之極致也百家眾技不獨有濟民用而亦吾儒格物游藝之所不廢大抵其始立教者皆是聰明豪雋卓犖奇傑之人有邁人之資稟有百倍於人之攻苦特其立意少差而不合於聖人其徒沿流而又失之所以至於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耳此擇術之不可不慎而程子所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者也

氣稟所拘兼習染言人欲所蔽兼物誘言因氣質之偏而受習俗之染因情欲之動而來外物之誘故他處或兼言氣習或兼言物欲也人欲對天理言理出於天仁義禮智所性而具者也欲生於人由耳目口鼻四肢而生者也心通極於性而體下交於物也理對氣言亦對欲言欲根於氣而生故氣稟與人欲一貫者也氣有美惡拘則指其惡者言欲亦有美惡蔽則指其惡者言欲之美者如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又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必盡絕而能節之亦無非天理也所謂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人欲淨盡云者主心而言非主體而言也情之本訓爲實乃性之初動如愛親敬長及惻隱羞惡

之心乍見孺子入井不忍牽牛斃鯨無受穿窬不屑嘍
蹴之類眞實而無僞有善而無惡卽本體之明未嘗息
之所發中庸致曲章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孟子不忍章
所謂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也至中庸喜怒哀樂禮運
喜怒哀懼愛惡欲亦是心之所發而或緣乎氣習物欲
而生卽不能無中節不中節之分而有善有惡矣概而
論之只是好惡兩端若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此緣乎事
物而生者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此又緣乎倫類
而生也皆由中以推乎外由微以之乎著由意而繫乎
心而漸形於身於意之乍發時察其爲善爲惡而有以
遏而充之則意無不善然其緣乎事物而生及接乎倫
類而生者雖初無善惡之可言而不加察焉或有所滯
而成所向之偏其究至于心不正身不修而亦將流而
爲惡矣此大學之性其情者所以於誠意正心修身節
節有功夫而總歸於好善而惡惡以復其本善之性而
已至於推己及人則有所謂推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如
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是也有所謂推愛
己之心以愛人者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

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二者皆所以處之

與絜矩之道也而又有所以化之者所謂一家仁

而民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上好仁而下好義者也

而措之兼此兩義中善也

凡情欲志意念慮思想衷懷等字輕讀呆用則相類而

可以通用大抵皆心之所存與所發也若重讀活用則

各有指屬而不可以相通如情是性之動而實然而無

偽外接乎倫類而生者也是由氣而生心有所向而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折喜羨慕之所發端也志則心有所之而主於一者也

意則心之所發動而著於事為之端也念則心有所含

而不釋也慮則心有所處度而偏於憂虞者也思是心

之竅之所通而由此窺彼者也想則心緣於物而相接

也衷則心之主於中者也懷則滿腔皆是也

許氏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念常思也想冀思也諸字有存有發惟意則

由存而發之大端在諸字中為獨重故大學別乎心而

單言意然首章言慮章句言審言察皆是心之覺即是

致知知至之知知謂識其所當然覺謂寤其所以然用

此心之覺以審其意之誠與不誠察其心之正與不正
及身之修與不修故致知爲夢覺關謂如自寐而寤也
知至則知其所以然而覺矣雖審察身心不必待知至
而知其所以然之後然知所以然有統體一節之分致
知時亦有知其所以然者是一節之覺知至則盡知其
所以然乃統體之覺故或問論格物致知條目謂或者
之事爲之著卽首章之所謂慮也

首章慮字固在物格
知至之後然或問先

云隨事觀理與後云卽事觀理不殊則知大學概論用
功節日自有先後之分而至于用功之實則雖物格知
至後所以誠意正心修身以及處事臨
政亦無一日而不用格物致知之功也或察之念慮之

枕行錄

古

當歸草堂

微卽六章七章八章章句之所謂審與察也特格物致
知專主窮理而言而慮則有所以處之察則有所以克
之稍有知行兩邊之別耳學者不可不知其所以分亦
不可不知其所以合也

事未來而意之謂之憶事既往而意之謂之憶憶與憶
皆後起之字要之皆意字之所包也未來而意以逆之
浮動飛揚如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官職之升遷祿利之
增益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不火而熱
不冰而寒此所謂妄想幻想根貪心而生者也既去而

意以畱之膠固纏擾如伐善施勞不知堯舜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而記恩記怨時遷而幸猶在沾沾自喜迹之而忿未平喟喟不忘此所謂成見舊見根矜心而生者也前乎此者爲意爲必後乎此者爲固爲我懂懂往來瞬息萬變然觸乎目所見而生者及他有所見而旋忘矣感乎耳所聞而生者及他有所聞而又移矣事未來而迎之未必與事之方來相續事既去而執之未必與事之甫去相聯忽起忽滅旋起旋止此二者雖不能不屬之意然非是誠意章之所謂意乃正心章次節分

枕行錄

五

當歸草堂

內事也蓋心有不存皆由此等游思引之而去其第一節乃臨事而有所偏主亦兼未來既往而臨事之意爲多至次節則功夫更密故須合未來既往之私意而言也此等私意浮游無著故一察之而卽能截斷收回而心便存卽或問所謂常惺惺法而朱子所以於此處章句方下一敬字也若夫誠意章之意雖亦是心之動乃是動而之乎事爲之端如人手欲取物心一動則手從而取之矣欲足有所往心一動足便行矣故章句云爲善去惡爲是實事欲爲此事而有此意則意便是動而

有爲之端故章句詎爲心之所發如引弓而發矢也知爲善以去惡則已設之正鵠而立之的矣於發之之頃稍存苟且遷就之私而不必於中的卽是自欺而其所發有一毫之未當卽不免於尋丈之失而於發矢之初心未能快然而無負矣故章句又云審幾幾卽弩之牙矢本之附著於弦處所謂發動所由也朱子又云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所謂情似指好惡要恁地卽章句所謂決去必得章句使其二字卽所謂如使那舟車一般也審幾幾字卽舟之柁車之策則舟車與所發之矢卽是情是好惡意則是使那舟車發那矢而好惡之所由出非可直以好惡當意字而慎獨審幾又是意之起頭處如振柁麾策以矢著弦將發未發而又非可以意字當獨字幾字也夫所謂誠意者乃實用其好善惡惡之力以務決去而來必得至於必得則如舟車之到所欲到之處如矢之已中於的卽所謂得止而分明見於事爲之著矣然後乃能快足於己而其效至於心廣體胖若其推而之於外者一有苟且卽是自欺而不誠其意也故下節

言小人爲不善無所不至亦是見於事爲之著推而之於外者由不能慎獨而所發之差至於如此也故此章意字必以動而之乎事爲之端言乃與下文正心章內境界功夫有別由于偏端用力以至於純密之地大致與論語富與貴章欲惡取舍終會無違之節次相仿佛也

思晉卦大象取象於日以言明德竟不可以譬喻言蓋天人之理一也推步家言天有九重日輪天居其中月星皆借日光以爲光各曜天皆統於日天朱子謂天無

枕行錄

七

當歸草堂

明日月乃其明耳夜中黑淬淬底是天之正色又謂造化之初疑只有水火二氣水之渣滓凝爲地火則升爲風霆雷電日星之屬而日爲最大然則在天而無日天失其所以爲明在人而無心人亦失其所以爲明矣天之至精莫如日人之至精莫如心二而一者也故心於藏屬火又心陽而體陰心猶日也體猶月也月受日之

光體受心之役月有盈虧而體有用有不用也

語類持守類第

廿四五條云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又曰試定精神看一看許多暗昧魍魎各自冰消瓦解太祖月詩曰未離

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日未
上則黑漫漫地才一絲綫路上便明

讀書宜將心捺入書內將書按到身上又思章句然其
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
以復其初也蒙引於此證以中庸致曲章章句云其次
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云云及孟子不
忍章集注云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
滿其本然之量云云以爲此聖學入門之方朱子喫緊
示人下手功夫其義精矣然愚以爲學者於此不可不
致其疑反復朱子前後解說得其理本一貫而非有二
者而後於下手功夫可不至於差誤也其致疑若何曰
朱子解書每自謂依文解義今此大學首節明明德三
字除明德二字固當於此處解釋矣若夫明之之功則
下文明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此節章句卽不必
預引下文亦必爲虛涵之詞如於則有時而昏下接云
然其昏無不可以復明之理故必學焉以明之以學字
該知行以涵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諸目或以知
行意另鍊成一句如序中所云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
者豈不得綱領總冒語意而與下文不觸不背乎今日

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而因本體之所發以致其明之之功則是教人徑捷速化專求之心性虛空之地以流入陸王直指心體之異學而於下文格物以下諸目循序漸進而無躐等陵節之弊者似岐異而不相比附也卽以中庸致曲孟子擴充爲證然言各有當此明明德三字內似無致曲擴充之意下文義意不可闕入本處況他處義意轉可闕入而猶得謂之依文解義乎如此致疑則此章句云云不按下格物諸條目其疑一也以他處求端用力之意闕入此處其疑二也滋簡易直截之弊適與大學教人下學上達之本意相乖反而爲陸王家藉口其疑三也然愚反復詳味然後知此三疑者皆無所用而在朱子之意本自一貫而非有二也蓋明德乃是理與氣合張子所謂心統性情而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其虛而具夫眾理是其所以統性也其靈而應夫萬事是其所以統情而卽所謂知覺也故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又曰推極吾之知識吾之知識卽心之靈而莫不有者也情者性之發意者心之發而知則在由性而情由心而意之閒乃自靜入動中閒之樞紐也

情概言之則好惡二端意之用也析言之則爲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之類心之用也又推言之爲親愛賤惡畏
敬哀矜赦情之類身之用也皆情也意在情之前知又
在意之前理又在知之前如知愛知敬及知孺子入井
牽牛穀竦之可憫之類此所謂良知由性而情中閔之
知也有善無不善者也知飢知寒及身有疴瘡而卽覺
之類此卽誠意章章句內獨知之知由心而意中閔之
知也幾善惡者也二者一出於理一出於氣然出於理
者亦乘乎氣而出而出於氣者其當處亦是理皆所謂

枕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心之靈而爲知覺知識者也識是致知之知覺是知至
之知其爲知一也下文章句云意者心之所發此云因
其所發則是本體之明之所發乃性之發而非直心之
發也本體二字以補傳全體大用參觀之分明是具眾
理是性本體之明明字內又兼心在內誠意章章句云
心體之明心體謂心之體亦是性也本體之明未嘗息
是德之雖昏而可明處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乃涵下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諸目所謂啟其明之之端致其
明之之實兩意皆在其中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措語

精妙直到至處格物致知內有此意誠意內也有此意
正心內也有此意修身內也有此意一因字一推字精
妙無匹有因而後推地勢坤只是高下相因天道流行
而發育萬物亦祇是日月寒暑相推相摩相盪所以爲
健行之不息也故曰因其所發曰因小學之成功曰因
其己新者曰因其己知之理曰因其所同曰因各得其
所賦之理曰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曰因見在
所居之位曰又當推以及人曰致推極也曰推類以盡
其餘曰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曰皆推己以及人曰推

沈行錄

三

當歸草堂

以度物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曰悉推致之以各造其
極曰推而至於聖神功化之極曰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而推之也曰推廣仁術曰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
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曰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
忍之政曰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曰推己之心以及民
曰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閉曰擴推廣之意知皆卽此推
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曰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因卽
是推推卽是因此所以依文解義而初非與下文格物
以下諸條相爲觸背也蓋朱子將明明德三字反復咀

含知其不如中庸直言性而曰明德者見其不與物同
得天之理以爲性而又得天之氣以爲形而又得其氣
之正而通者故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卽是人
之爲心不與物同合理與氣之正且通者而德之所以
爲明也故又曰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所以實言其德之
明也德本明而何以又有明之之功故推出氣拘欲蔽
二層則本明而有時而昏矣有時而昏則卽可以知其
本體之明未嘗息而必加然其一轉者見所以可用明
之之功而昏者無不可以復明之理也昏者可以復明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正見人得理之全而氣之正且通處故曰然其本體之
明有未嘗息其言固本於易之明不可息抑有二義如
水之本清待澄定而清者復見此孟子夜氣之說也如
火之本有光待擊觸鑽刺而其光迸出此孟子乍見入
井不屑嘖蹴之說也既未嘗息則正好用其明之之功
而不可苟且自安於己昏故曰則當因其所發而遂明
之以復其初也遂字亦有二義格物補傳所謂而益窮
之此所以啟其明之之端也誠意章章句皆務決去而
未必得之此所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言豈一端言各

有當經文云明明德則於明明德內釋其意義之曲折
層次自如此如此方完得明明德三字分量正所謂依
文解義不惟下文格物諸目皆涵在內而於中庸致曲
孟子擴充云云聖賢之言其理本自相通而初非以彼
證此以自家言語意思相攙入也人之所得乎天得字
正釋德字虛靈字不昧字拘字蔽字昏字息字發字皆
從明字生出而安置恰好曲折都到實字字理學之真
源也由此觀之則朱子章句於上下前後所解釋理則
昭合無闕而文中之義要有截然而不可易者學者知
其所以合不可不知其所以分而既知其所以分還當
知其所以合若陽明王氏初倡致良知之說而究則盡
廢博文下學之功而以心之體爲無善無惡流爲禪學
而不可返皆由誤認此處章句以及孟子之言知其有
可致疑而不知虛心詳味夫朱子之言求其理之一貫
而初非與格物致知之目自相背也

本體之明未嘗息而有所發如先入小學而養之有素
則所發常多否則所發較少而明不可息要亦不能無
發也有以養之則其發易見而充之亦易爲力矣故

稿一段敬字功夫

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
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
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又仁說曰專言知覺者使人張
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
矣按前說知覺不同是有由性而情中閔之良知有由
心而意中閔之獨知兩知雖皆氣之所爲而其原有由
理而氣由氣而氣之不同也陽明以致良知立教正朱
子所謂專言知覺而不免於認欲爲理者此所以虛驕

枕行錄

舌

當歸草堂

自大師心蔑古而方自以爲良知之所發也

孟子知性集注以窮理釋之是性卽理而知性卽窮理
也然大學補傳不曰知性而曰窮理性專而具於人理
散而寓於物也經文不曰窮理而曰格物理固物之所
載而猶託於虛物卽理之所憑而更得其實也一是恐
人徑求一本而舍萬殊有直指速化之弊一是恐人高
語虛無而遺迹象有耽空嗜寂之弊此正正學異學分
途處也然章句旣云物猶事也又云窮至事物之理而
補傳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蓋又恐人逐於名物訓詁

而不知尋求義理有支離瑣屑之弊此又正學俗學分途處也必如朱子之說乃是下學上達萬全無弊或問格物條云或者之事爲之著是經文安而后能慮之慮卽是格物也云或察之念慮之微是六章審其幾之審七章一有之而不能察八章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之察卽是格物也特不可直以是當格物之義目物格知至後不謂物可不必格格物致知時不謂意可不須誠心可不須正身可不須修也特其功夫效驗之節序自不容紊耳蒙引曰物格而后知至節大概只是循八者之序而各反其本使人知所先務之爲要耳非固謂必先了此而後及彼也如必待格物一件旣透然後進於誠意則格物致知功夫亦須費許多年孔子亦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然則人生百年之內當何時方得了此八字也存疑曰朱子云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朱子此說發前人所未發嘗見陽明之徒非朱子補傳云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爲之患正爲不知此語妄生譏誚按蒙引存疑此二條學者不可不知竊意朱子所以

不敢以此意入之章句者爲夫大學方誨人以爲學之
序有此入者而不可紊而遽以此意廁乎其間恐人誤
會而適以啟其躐等陵節之弊也然使但爲曲折抑揚
之詞以見此意而施於或問之中以免夫學者之望途
而生畏其亦可矣抑愚所妄臆以爲物格知至後非謂
物可不必格者似亦宜見此意於或問中蓋卽知性知
天豁然貫通之後而禮樂名物古今事變正有求之畢
世而不能盡者孔子所以好古敏求假年學易而朱子
亦孜孜著述老而不倦易簣前三日猶改大學誠意章
遺棄一切掃除六經耶

枕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居敬窮理知行並進沒身焉爾而豈謂一旦頓悟便可
此上云云亦是執泥之見多費解釋但以齊家治國平
天下類觀之本自了然或問不之及者正爲此意明白
易曉不能一一爲學者設此無理之疑而預釋之也且
慮字審字察字卽是省察是力行頭上事與格物亦微
不同

蒙引咬文嚼字處儘有精義而亦有求之過密而反失
之者如德容表裏之盛依小注謂恂慄在裏是德威儀

見於表是容因疑或問以恂慄威儀爲得之之驗者非是夫所謂表裏者以恂慄威儀分貼之是矣若德容二字豈可截分兩項是於文義有不達也瑟兮僞兮章句云瑟嚴密之貌僞武毅之貌兩貌字與宣著盛大之貌貌字同固是形容其如此而亦卽所謂德容也瑟字毛傳矜莊貌詩集傳用之此云嚴密之貌是於矜莊二字大概說之內更求其字義之切以貼下戰懼之意仍是指其恂慄之見於外者言之故曰嚴密之貌不然當云嚴密也可見貌字卽是容字櫛毛傳寬大也蓋以簡兮之簡字通之朱子不從而改用說文武貌之訓故於詩傳曰威嚴貌而於此曰武毅之貌卽所謂勃如戰色也二者皆是形於外者而傳者釋以恂慄則引而歸之於內言其內之恂慄故發爲瑟兮僞兮之貌也至赫兮喧兮毛傳云赫有明德赫然喧威儀容止宣著也蓋喧字韓詩正作宣字故毛公解作宣著朱子合而釋之曰宣著盛大之貌蓋喧是宣著赫喧則是宣著而又盛大也詩傳但解喧爲宣著貌而赫字不釋以字義本易明不須釋也饒氏以宣著貼赫字盛大貼喧字甚誤詩言

赫兮喧兮但虛擬一氣象而傳者以威儀釋之則謂此赫兮喧兮者乃其威可畏而儀可象也恂慄戰懼也蓋用爾雅郭注恆戰悚之訓恂依鄭氏讀作峻非但讀之如此其義亦如嚴峻之峻也蒙引解恂字爲敬信也似讀如字忘卻章句音義內明用鄭氏之說矣戰字貼峻貼儻兮字懼字貼慄貼瑟兮字如此則表裏二字依傳者意也德容二字依詩人本所指也雖分表裏而均爲盛德之容故或問以爲得之之驗正與章句脗合而虛齋疑之過矣

枕行錄

天

當歸草堂

學謂講習討論之事加一謂字者見此學字不貶知行也講習討論知言以窮理乃格物之要也省察克治省察卽六章之審七章八章之察克治卽誠之正之修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內皆有省察克治黃氏以省察貼誠意克治貼正心修身者非

吳竹如

廷棟

來前日因其所發之疑究未釋然因此

錄請正承指教一二語頓覺豁然尚非筆舌所能驟達也而於首章章句云云及致知知字初看似有兩樣而實渾然合一之故已昭晰無疑矣何幸如之又言齊

明盛服非禮勿動二句爲主敬實功內外都到誌之又承教所說正心章尙未的當略爲敷說首節大指敬聽之下亦頗有會處

心小故能廣方寸之地收斂不容一物豈得不寬然有餘地若其心恣肆放縱此方寸地幾束他不住且時而有愧怍之念雜然並生自相煎迫安得不形偏次朱子曰持其志是於心之方漲處便持著心漲卽是小心收斂之反面最形容得出

語類大學四第一條云問郭友仁如何是收其放心養

忱行錄

无

當歸草堂

其德性友仁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按大全蒙引引此段俱將看得也好四字改作一然字似鹵莽失朱子之本意也或問此處係說小學與下文說大學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八字相對察夫義理格致也大學之始事也措諸事業齊治平也大學之終事也此八字正

與相對所謂收其放心者卽所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曲禮幼儀使之習勞拘苦而得以收其放心也養其德性者卽所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有聲音采色文章度數巨搗目染諷詠涵濡是可游可玩使之優柔漸漬而得以養其德性也三者功夫效驗明是不同郭氏所說乃是以持敬補小學功夫故將三句看成一句朱子以爲看得也好者雖不得此處文句之本義而恰好說成一敬字也改作朱子曰然便是或問本義與郭氏所看相同失朱子之本意亦失友仁記錄之本意矣

枕行錄

三

當歸草堂

不能使大學袞熟在留裏總由志不立存主不熟要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則此書道理方爲有諸己

大學綱領條目皆是說箇大匡郭要緊在學古人學堯湯文王三人而已帝典曰克明峻德傳者只引此一句其實以親九族以下云云正大學指意所自出也湯之日新顧諟文王之緝熙敬止皆是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榜樣孔子信而好古敏以求之祇欲學此數人而已故曰學之爲言效也

言聖人之德敬字而外明字最重大學言明明德包中庸之誠明於一明字中矣其功則莫要於格物唯天下至聖聰明睿智爲無俟乎格物耳然生而可知者義理耳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能知之然則中庸誠則明矣內亦不可謂竟無功夫但其明之較易而速耳

平百

平百

平百

平百

是以大學始教大學字重讀見得小學中已養得敬字功夫莫不因其已知之理此已知之理固是天之牖民與生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俱來底亦一半是前古聖王躬行心得之所畱貽而啟迪也

致知無了期貫通之後愈貫愈通五十而知天命其貫通時乎耳順則更至矣

明德與浩然之氣皆氣之正且通者也性卽理固是善底最初之氣亦是善底氣所以載理而初非二物也但明德不明則昏浩然之氣不養則餒明德指其虛靈不昧者乃氣之精英處屬知覺一邊浩然之氣卽所謂體之充者乃氣之充周流行處屬運動一邊或問曰唯人

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此性字承氣說下乃兼理氣而言性卽生也生理與生氣合而成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言天地之所生凡有知覺運動之類惟人爲最貴或問蓋用孝經語意告子謂生之謂性解字義卻不差但其所指偏在氣一邊故孟子駁之若孟子所謂性善後人以爲專指義理之性然合養氣四端諸章觀之似亦兼氣質在內或但兼氣而不及質蓋由理而後有氣由氣而後有質理渾然至善無聲無臭氣方動而流行其渣滓便成質一落形質方有善惡之分若最初之氣與理相涵似尙無善惡之可言而亦不妨附乎理而謂爲善明德之爲明浩然之氣之爲浩然皆美稱也又如孟子謂情可以爲善謂爲不善非才之罪朱子釋之曰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又曰性本善則才亦善可見最初之氣未有不善也孟子道性善節下集注不曰人所得于天之理而曰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加一生字卽是兼氣在內也要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理氣本自合一太極之所以不雜乎陰陽者卽其不離乎陰陽者耳

敬與恭對居處執事之分也敬與誠對虛心實心之分也敬與明對存心致知之分也敬與義對直內方外之分也敬與愛對去慢去暴之分也敬與恕對持己及物之分也敬與和對雍宮肅廟之分也敬與簡對居己臨民之分也要之一體一用未有有體而無用者朱子曰有死的敬有活的敬又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按洪範曰敬用五事不獨貌言視聽用敬卽心之所思亦敬以用之卽可見敬不廢思也思者作聖之基致知格物之實功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於敬者也卽可知未有言敬而不用以致知者也又程子謂未出門使民此正儼若思時也或解之以爲若思非思也思則涉於正助矣此殊不然主敬者自有思時自有不思時非思則必涉於正助也君子有九思無一非思誠之功豈嫌於正助乎特於知行終始接續之閒常提撕喚醒以免此心之放佚是則所謂主一而常惺惺者耳

心廣體胖謂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充而至於赫兮喧兮宣著而盛大卽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之閒塞乎天地之閒祇是體之充一身之外卽
天地也此氣充乎四體卽是塞乎天地天地之氣與吾
身之氣相接無閒所謂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也
誠意正心以下皆是坤作成物所以誠正修齊治平無
不稟令於知致知正是乾知大始也理未窮而專言踐
履乃以陰先陽鮮不迷誤須打疊敬明二字成一片則
善語類卷十四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
敬便能格物敬是箇瑩徹底物事今人卻塊坐了相
似昏倦要須提撕著提撕便敬又問聰明睿智皆由
此出莫是自敬出否曰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又問程
子曰云云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
者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看得聖經一章嵌空玲瓏華麗非常三綱領八條目固
自整齊朱子又有做三節看之說蓋物格知至是一截
事意誠心正身修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
截事三截之說包本末終始在內又謂自知至交誠意
是一箇過接關子自修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
此兩關子之說包本末厚薄在內一是物有本末節所
以結上兩節之意一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兩節所以
結上兩節之意也自天子以下或問合爲一而章句分
爲兩節者上節見修身之獨重下節見身與家之並重

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下節之意也松陽講義取時講云所厚者薄卽是那
不治的起頭處言其本旣亂卽所厚如家已先薄了
論國與天下仍收束入上節以爲說得甚好而與或
亦不相礙愚意果如此說則章句不妨合爲一節矣

所厚者薄所薄者厚自有本分道理且條目節節推出

此正所謂自修身交齊家的過接關子非於身外又添

出一本也

或問連下節而章句分爲兩節蓋本身之義較大不欲其但與所厚相對故離而爲二且

玩兩其字語氣是所厚云云但從本身意推出也

忱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意固一貫

而其指稍別安溪先生曰知天下國家以身爲本則知

身心之不可以放縱苟且自私知本亂而末不得而理

則知天下國家之不可以智力權數相馭矣此亦所以

分兩節之意也八條目依明德新民則截分於身家之

閒依知止能得則截分於知意之際然朱子答李敬子

又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蓋以止於至善

言則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物格知至意誠心正以下

皆各自有層次而其淺深高下之分至於萬有不小

獨八目而已故八條目之統於綱領乃統於明德新
二者若止至善則以事之終始而言其始也又非直以
格物始而其終也又非直以治國平天下終也明德新
民之理他書詳言之至要於止至善則他書未之及不
若大學之精密又如格物致知兼內外而言他書或言
知性知天或言博文博學學聚問辨知言稽古亦不若
大學之尤爲切實而賅備也

謂程子朱子以敬字補大學之闕似大學不言及敬而
程子朱子以己意從外面補入者此陽明所疑而不知

忱行錄

姜

當歸草堂

非其實也觀大學書中於釋止至善引文王詩明明道
箇敬字瑟僴恂慄卽內之常存惕畏也赫喧威儀卽外
之整齊嚴肅也太甲之言顧諟卽所謂常惺惺法也盤
銘之言日新卽所謂提撕喚醒也正心章心不在焉一
朱子直以敬字詁之蓋卽所謂主一無適而心常在
心于裏也若誠意之慎獨至平天下之不可不慎亦卽
心敬肆之分然則大學一書無非言敬朱子或問篇
發敬字一段者蓋以敬字補小學功夫卽程子未
知而不立敬之意以此補小學之闕非以此補大

學之闕也大學闕敬字於格物之前非闕敬字於格物之後也

黃氏士毅朱子語類目錄云大學致知誠意以下次序乃從上聖賢相承定法不容變易如近世之逞虛言而不實踐乃學者之罪正原於知之未致非致之失也苟或懲此別立一法後致知而先行事則其始雖若有近效而其終之弊必至廢書而流於異端不然所見不充規模狹隘不過於循默自守而已所謂經綸大經則無矣非理學之功用也此一段說得極透

枕行錄

三

當歸草堂

文集六十二答李燔問目燔述周舜敬謂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朱子答曰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概論也愚因朱子知有淺深得有大小之言而竊疑此節安溪先生之說似與章句相備而不相害安溪大學古本說愚固有

以知其說之遠不及於朱子而有穿鑿拾合之弊然於此節立志存心之說似於章句猶爲相通而非盡以己意攙入也其說曰止於至善則至之矣知止者未能至之而知所嚮望歸宿之謂也定謂志意堅定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則下文格物致知之事得則下文意誠以下之事也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立志存心爲之地者蓋志立則心自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也古之入大學者皆於小學之中涵養而啟發者素矣故其秀且俊者必能識所趨向以定其志收斂凝靜以安其心而不思於明善誠身之無本此節之義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也又曰下有格物致知之義不應於此處頓出而觀後章所謂於止知其所止者似爲學者指示準的之語未逮及於精微也況大學之教旣斷自格物而不先以辨志先之則非古人所謂嚮道而行望道而至者雖欲俛焉日有孳孳安知其不適於他岐乎故程子則曰格物者必立誠以格之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胡氏則曰立志以正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後義可精如此

之類皆朱子所屢述而日爲學者誦之其作大學或問尤於此惓惓焉故愚以爲補之於經文之外不如求之於經文之中蓋知止有定言辨志也能靜能安言操心也能慮卽格物致知之事而得止則意誠以下之事也又曰朱子解慮字作處事精詳不云察理精詳以察理是格致功夫故也古人先有小學一段功夫聰明已開趨向已正故大學直從明新說起然畢竟有箇頭有箇根基立志是箇頭從心上打疊是箇根基聖賢不輕說出定靜等字知止若如章句說何須又用定靜安慮許

枕行錄

三

當歸草堂

多字面來贊他首節只言教人之法在此三者知以三者爲歸宿便是知止知止者知道要做什么事何等事如此然後志有定向志既定雖旁邊有人戲鬧都似不聞不見一般非靜而何既能靜雖置我戲鬧場中我自安於我之事不被他引去非安而何心至此於事理方能入纔可用格致功夫所謂能慮也理明然後可實體於身實措於事所謂能得也得之於己卽天下之理得矣意誠以下之事也安溪之說如此愚按近思錄篇首呂東萊曰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

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
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
亦何所底上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
已又黃氏士毅編朱子語類首列太極陰陽鬼神性理
而曰古人之學必先明夫名義故爲學也易而求之不
差後世名義不明故爲學也難蓋有終身昧焉而不察
者又安能反而體之於身哉北溪陳氏因亦有性理字
義之作愚按呂氏之所謂識其梗概黃氏所謂明其名
義似卽安溪知所嚮望歸宿以定其志之說所自出而
於朱子知有淺深得有大小之云似亦不相戾也至慮
字朱子雖解爲處事精詳然處事時用慮仍是格物物
猶事也雖有平時臨事之分不得謂平時格後臨事不
須格也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可見慮
字正是致知程子曰學原於思又曰學莫先於致知能
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于久而後有覺爾書曰思曰睿
睿作聖以此朱子語類卷五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
口然二者只是一事知與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
思所以用夫知也觀此數說則能慮正是致知之事朱

子以上有知止字知止已是知至故不以慮當致知而靜安等字姑就淺處指點然又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則如識其梗概辨其名義似亦即知止之淺者而由立志以及居敬而精義與胡氏之說次序恰合正亦不必改動章句而其意自包章句之內也愚非敢執定安溪之說但虛心以觀章句或問而覺此節似有取於彼其理原自融貫然亦須看得圓活而不必遽以安溪之說易章句之說也愚於此意蓄之久矣姑錄於此以就明者而決焉

忱行錄

望

當歸草堂

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卽所謂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也德卽德潤身之德忠信進德之基也凡所謂善皆實有諸己而如好好色惡惡臭之實然則忠信所以進德而明德之基於是立矣

序不可亂功不可闕之意發於六章七章則可知五章之格物致知物格知至本自一件事觀在字可見而蒙引謂物格而后知至物格便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以下則須添可得二字言知至而后意可得而誠云云其說

確不可易也語類有一條互異松陽講義辨之以爲當
從林恪所記條蓋此雖似文義之小者然於格物外再
求致知正異學之所託不可不早辨也

苟日新晉之自昭明德也日日新又日新離之繼明照
于四方也合之則是乾之自強不息人平旦蚤起此心
升於體魄之中猶大明之出地上也日有矇景限有晨
昏分陽饒陰乏邵子所謂天地之交十之三者故君子
夙興夜寐昧旦而已丕顯嚮晦而猶未息也

失道而後失命失命而後失國故曰語益加切墜失天

枕行錄

望

當歸草堂

命在失國之先天命何以失則人君之先自失其道也
此心驕泰一萌便所爲不善而眾叛親離爲天下之大
僂矣所謂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也

語類卷十五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
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己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
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會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
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

爲與不合爲先生頷之按孔子發憤忘食不知肉味非
食而不知味乎陳平端居深念陸賈入而不覺非視不
見聽不聞乎玩物喪志物至而人化物與探蹟索隱鈎
深致遠其辨在毫芒亦曰公私義利爲己爲人而已
程子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
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可
知又曰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
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思明明德於天下卽心量能包乎天下也天下大物爲

枕行錄

望

當歸草堂

之者要包裹得轉運掉得行所謂知周萬物道濟天下
而與天地相似也心包乎身之外猶天包乎地之外心
大而身小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志特氣之精者耳非二
物也人氣常向外出出竭則死其口鼻之內吸特外出
之暫息者耳稍息又出矣此氣內外本一但既有軀殼
之隔外氣散漫不精而內氣乃得天地之氣之最精者
故能充乎體而塞乎天地之閒如人臥一室窗戶室塞
無少鄰次日他人入之覺蓬蓬有人氣卽氣包身外之
証也凡氣之運用皆心之運用而心所自爲運用更能

窮高極遠破小載大無所不至佛書謂一芥子納須彌山蓋天在山中大畜卽心之象心者人之神明乃陽精之所凝其用變化而不測者也豈惟包一世更能遠包萬世故揚子雲謂言心罄書心畫凡聖人之言存留至今而誦其書卽其心未嘗死也

伊尹稱予天民之先覺文中子謂人統元識大學最重格物致知知者所以妙眾理而宰萬事者也心之全體大用皆係乎知故章句解心字云身之所主也而孟子盡心章集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至大學或問云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盡心之心卽是知故曰盡心則知至之事蓋以明物當心以心之全體大用當知大學之知卽心也正心之心有待於正則反爲偏言之心指忿憶以下心之用而言不若知之尤重矣故概曰身之所主也不格物而所知一有差則如適海國者羅針稍移分杪之閒而程途將差至萬里矣故朱子曰格物致知上鹵莽看得似小病痛卻大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其病卻小凡歷代開創之主及其臣多是曉事

不必德行純備而於天下事能見其大疏通而知遠故曰聖通明也漢史之贊高祖只明達二字而疏之曰知人善聽能知人聽言而人君之職盡矣蓋卽所謂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平天下在明明德而致知正所以明之也孟子言智之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似智輕而聖重蓋智者分別是非出謀發慮而聖則藏往知來極深研幾所爲圓而神方以智之別也則聖卽大學之知至也又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似智重而聖輕聖者羣聖之所同而智則至聖之所獨其至不易其中尤難則智又卽大學之知至也蓋通明爲聖聖而無所不通聖之至者也知識爲智智而無所不知智之至者也皆致知而知至之謂也

具依理而應萬事者心具眾理者性應萬事者情妙眾理而宰萬物者知知筦乎性情之交其體用卽心之體用而微有別則妙而宰之者是也

傳前四章都是正說後六章多反說以致戒若七章八章只指點病痛而省察克治之意自在言外而著其善章句云欲詐爲善詐爲二字似與著其二字

不貼而其實一也小人外面未嘗不修飭故以言善亦自有其善在而極力表而出之使的然著見於外然如一塊假銀外面是銀裏面全是銅鐵如何詐稱得銀來故曰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也誠意章功夫極細王霸之分已分於此

自欺欺字內兼自昧自負意萬鍾不辨而受是自瞞昧其天良也爲所不爲欲所不欲是自辜負其天良也始於自昧而終於自負曰有說以處此曰眾人皆如此曰也是常事曰無大害曰姑爲此一遭曰他人未必知曰

忱行錄

吳

當歸草堂

無柰何曰不得已皆自欺之情狀也朱子曰一旦字爲病甚多

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性之所有者五皆善也謂性中無物者卽是異端

四章釋本末而終始則無釋補傳大學始教始字宜著眼

大學或問云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身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

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中庸或問其說略同孟子集注云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按語類云先生荅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個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寸與萬物之

枕行錄

聖

當歸草堂

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三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寸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

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又大全倪氏曰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

慎獨絜矩精妙無匹非他書所及絜矩之道道字包一部周禮在內

忿懣等之發不中節淺說謂不當怒而怒或當怒而怒之過甚是也松陽講義以過不及言然當怒而不怒本

忱行錄

吳

當歸草堂

文中似無此意

蒙引云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懣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此義極精嘗譬之如世俗所用之天平然虛明之地即平上最中兩鍼鍼鋒相值處也視聽等如所稱之物在這一邊那一邊是義理猶稱物之砝碼今以忿懣等附益之則中鍼不相值一輕而一軒矣察乎此而敬以直之亦中心無爲無所偏倚以守至正而已故朱子衡鑑之喻極精虛明之地即鑑之本體有光處也以忿懣等翳之則物來而不能照察矣

彼爲善之朱子謂其閒有脫誤講家亦多置此句不釋然按文義有兩說似尚可通一則就小人說言此培克聚斂之事特彼小人爲善之旨以繳足上句必自之意一則就長國家者說言此小人中外朝野皆切齒而不善所爲特彼一人爲善之而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適足以召災害而爲國家之禍也此說就下二句作開闔之勢於天下人心目中看出惟指人君爲彼稍傷忠厚旨不如前說之較穩然更不如闕疑爲尤愈也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大也無高意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量所以爲大所謂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也

枕行錄

兜

當歸草堂

朱子人氣從內出之說述之竹如先生以爲精極且謂外氣亦有入者然不久卽出如此屋爲我居之屋他人入來仍出去也愚因此悟顧諟天之明命之旨章句謂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或問謂見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語類又謂天卽人人卽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旣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

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按語言視聽動作此所得於天之氣也而理卽載之以出故曰有物必有則語類正心章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卻不及義理之心朱子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陸清獻取饒氏借粗明精之說而不用朱子此說蓋恐近於王學爲所藉口然理氣本自合一本無精粗之分不得因王學偏認知覺慮爲所染遂割一半而與之也如顧諟天之明命若專以爲義理之命雖有參前倚衡之可證然執定一理字兩眼矐矐向外尋覓正如司馬溫公只管念一中字張天祺上牀強把此心寄寓在一箇形象不免程子所云以心使心之病惟卽此語言視聽動作之閒刻刻檢點求合天則如玉藻九容洪範五事論語九思之類乃於顧諟之義尤爲切合而無流弊也且更見天人合一及爾出王日監在茲相在爾室臨上質焉無非此意

天所付爲命物所受爲性夫性有義理之性及氣質之性則命亦有義理之命及氣數之命矣而命又有兩端蓋天人內外之分也命之在人者其理則有善無惡其

氣則知覺運動而有清濁美惡之不同所謂顧諟天之明命者是也命之在天者其理則過惡揚善其氣則屈伸往來而有吉凶禍福之不齊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及十章惟命不于常峻命不易者是也其初之所稟卽其後之所膺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自其有生之初而爲豐爲約旣一定而非人所能移其後之所膺要不異乎初之所稟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及其旣定之後而降祥降殃又一成而非人所能易譬之君命初所稟者畀以敕書而各專其職任也後所膺者及於考績而復有所黜陟也故性命之說兩頭皆是理而中間乃氣質氣數行焉人性皆善有氣質之不同不必皆去惡而爲善而卒也復其本性天命本善有氣數之不齊不必皆福善而禍淫而卒也歸於正命力學可變化氣質修德可挽回氣數而所以化氣質而復性者卽其回氣數而立命者也觀孟子盡心首數章可見

天下道理一箇是圓底一箇是方底一箇是三角形底圓者所以然之理也方者所當然之理也三角形者由一本而爲萬殊之理也上面銳下面闊自天直下來橫

推是人物自君直下來橫推是臣民故曰配對也言其
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言據乎至高而下臨乎至廣
如山之巔頂然山亦三角形也帝之言適適者主也曰
上帝正以別乎下地之帝也又曰天子言肖乎天也
慎獨如中庸之致中絜矩如中庸之致和中和忠恕誠
明敬義皆是內外體用之分
知先難而後易行先易而後難知如破竹析薪一節易
一節行如挽強弓躋峻嶺一節難一節致知在格物才
明彼卽曉此如月載日光以爲光

忱行錄

至

當歸草堂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蒙引以爲引孔子之言
然則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亦
是引用成語而今不可考矣至此謂知本此謂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乃上文引他人語而此謂以下釋之
文意又別

知行先後俱有難易前說思之未審
天下人心中之理一理也身中之氣一氣也推治己者
以治人屬理一邊吾之心正而天地萬物之心無不正
也推愛己者以愛人屬氣一邊吾之氣順而天地萬物

之氣無不順也其要在慎獨絜矩而已

爲人君止於仁五句卽寓絜矩之意君臣乃上下之分
父子有前後之義與國人交亦卽所謂左右也此處說
止至善之標準而舉文王以實之何不備舉五倫而遺
卻兄弟夫婦似乎缺略而深思之其立言特爲精妙蓋
止至善所該甚廣卽五倫亦難以包括况夫婦不能就
一人言而文王嘗爲人臣又爲人君所謂有庇民之大
德有事君之小心也舉此三倫而實已竭其兩端且君
臣父子最爲大倫仁義生成他無不概乎其中矣與國
人交括盡醜夷平等之人兄弟夫婦何嘗不在其內仁
字敬字孝字慈字信字皆頂尖道理要之只一理而已
只一至善之理而已在君爲仁在臣爲敬在子爲孝在
父爲慈在交友爲信萬殊莫非一本也故曰此處卽寓
絜矩之意

忱行錄

卷

當歸草堂

或問曰及其生物必先有是氣而後有是形卽中庸章
句所謂氣以成形也然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
陽曰魂言墮地後天光入之而有知覺運動故伊川曰
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則似先有形而後有氣蓋氣在天

一也而在人則有先天後天之分在未成形之先者二
五妙合先天之氣也在既成形之後者天光發知後天
之氣也後天徑由天地而付於人先天則如果蘖之有
種由父母傳下亦是天地之氣而中隔父母一層要之
非二本也術家推人命造八字兼及胎元卽此意在母腹中
之氣如炭火無燄者一見天光則忽然發燄如人以紙
筒引火以氣嘘之其明處忽發光而能照物焚物火之
本在紙筒上者明也一噓而魄是精魂是氣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也醫家有陰陽不升降之說蓋天陽常升地陰
常降至陽降陰升相團結而後爲人及其死也則陽升
而殂陰降而落未死一日皆陰陽不升降之日也故養
生者斂氣而使火不上炎攝精而使水不下潤慾忿窒
慾亦是道也若使忿火常升慾水常降則去魂升魄降
爲不遠矣不甚可畏乎

枕行錄

蓄

當歸草堂

乾鑿度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
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
始也按所謂未見氣卽理也易所云太極禮所云太一
卽太易之謂也氣之始化生也形之始化醕也質則體
幹立矣素猶坯樸也鄭氏以太一爲北辰之神亦似近

理又謂太一流行八卦之閒謂之九宮蓋黃極白極五星之極及恆星之極凡八皆繞極而行者也

人所居在天地之交或謂虛處皆天實處皆地似矣而未盡也天之爲天實氣旋轉地之爲地實體凝結皆不容一物邵子曰天地之交十之三自人所居而上約十分之三皆細縕野馬中實有形不盡氣也再上則掣轉急疾清無纖翳乃真天矣自人所居而下約十分之三皆水火土石中實有氣不盡形也再下則凝聚確固堅無纖罅乃真地矣惟不融不結形氣交會陰陽摩盪之區乃能生人物而鬼神亦行乎其中鬼在人所居之地及真地之交神在人所居之天及真天之交人登至高之山則氣呀喘俗傳鳥上飛入罡風之內則摧散爲游絲西人言吸鐵石近乎真地地心爲四面重物所墜乃頽然不動自黃泉而上皆柔土能吐納萬物其下漸硬以至於至硬非鐵石所能喻也人魂氣歸天僅能至野馬盡處而止體魄歸地僅能至黃泉盡處而止其上則氣拒氣其下則形拒形而不相入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

枕行錄

卷

當歸草堂

明布衣陳真晟自謂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功夫覺無
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蓋存養
省察以上尚有格物致知功夫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以明善者也存養省察皆誠身事耳

皆自明也言文王湯堯本是治國平天下而有新民之
責者而書言皆推本於明明德見自明之誠爲急務也
忠信之對爲浮僞驕泰之對爲敬謹互言而義相足也
虛齋謂意者心之萌太說早了占了獨字幾字地位安
溪謂意者心之主太說重了占了情字志字地位惟朱

○ 忱行錄

○ 五

當歸草堂

子謂心之發對所存而言上下都該得到恰到好处

說文解德字云內得乎己外得乎人也蓋兼道德之德
恩德之德二訓然足乎己無待乎外有以所得乎天而
言者有以得於身而言者有以得於心而言者皆義理
之內得於己也至外得乎人有以得所施而謂之德亦
有以施於人而謂之德大學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章句
固以慎德之德爲卽所謂明德然下文財散則民聚章
句以有德而有人訓之故蒙引謂德卽是好惡按竟泥
以好惡當德字固不可如時講將好惡畫出明德之外

尤不可好惡原在明德之中若恩德之德有所宜施者卽是博愛爲仁之事豈在道德之外哉且古人立言精粗悉貫如康誥一篇中言德字甚多皆兼兩意而言他若呂刑諸篇亦然呂刑言中字亦不一皆兼無過不及之中與中外之中及不偏之中而言未嘗如後人斤斤分析也然則玩有德有人德本財末之云其爲貫徹精粗合敦化川流存忠出恕而一之而未嘗偏指亦可見矣

聚斂之臣其於人也盜之不如其於物也但稍貴於雞

枕行錄

至

當歸草堂

豚牛羊而同爲人之所畜而已然則聚斂之臣亦畜類也獻子之言和平惻怛而所以深惡痛疾鑿訶譴責之意亦見於言外後世尙猶有桑宏羊孔僅宇文融楊愼矜陳京裴延齡之徒可謂直不知人閒有羞恥事者已漢桓靈聚斂錢爲私藏明神宗括礦稅以實內庫此爲無故而聚斂也若漢武之鹽鐵均輸唐德宗之閭架陌錢檢責荒欠宋神宗之青苗市易明末之加賦皆藉口於安邊制夷外禦寇盜餉兵內濟經用之不足故莊烈帝嘗折其下曰加賦爲國非以爲己其下詔亦曰再苦吾

民數年然而國隨以亡其惻怛仁愛之心不少救於禍
敗者何也蓋理財不外乎用人智不足以辨人材奸人
所惡惡人所好則適足以崇聚斂之臣而沮忠直之士
區區愛民之心何益於天下大勢乎唐太宗曰與其得
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非迂論也如得其人使之
治兵而兵不衄使之撫民而民不亂使之禦敵而敵不
得逞其志則所省嗇於無形之中者以億萬計反是而
計臣百方搜籠而得之者不足供一庸臣之揮霍取之
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則不至眾畔國危而不已也傳曰

枕行錄

癸

當歸草堂

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孟子所謂上下
交征而不奪不蹙者彼亦非盡無良而勢不得已也大
學曰爭民施奪又曰菑害並至小人之肉其足會乎
朱子教人爲學之的曰居敬窮理窮理內以省察而包
克治以知該行又曰主敬集義集義內包精義以行該
知然則爲學大要敬知行三字而已敬所以爲存養者
又分內外內主一無適外整齊嚴肅也而大學所謂道
學自脩恂慄威儀者實先已備言之恂慄威儀合內外
之敬也學知也自脩行也恂慄威儀言之在後者以詩

言瑟僂赫喧乃是就效驗言故不得不繫於知行之後而傳意之言惕畏有乎中齊莊著乎外者其用力未始不在知行之先也故曰敬知行三字程朱之學的大學已備言之矣

休休焉其如有容蒙引連作一句讀是也按休之爲字人在木旁取得美蔭而憩止焉之意故休有美訓又有止訓其實一也或以休止爲不佳之字而改休美之休爲麻木豈能在屋下乎此之休休以形容有容之意蓋謂如大木蔭庇之寬廣能容多人憩息也大全盧氏以

忱行錄

五

當歸草堂

美字止字兼訓似近穿鑿

大學兩言小人一誠意章爲不善之小人一平天下章言利之小人也然其不誠於爲己而務揜著以爲人其病根只在一利字而彼導長國家以務財用者其欺天罔人飾名固寵亦卽前日揜著之伎倆也故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欲知舜蹠之分善與利之閒而已益兩言小人其實一也而傳者皆爲之打破後壁一爲究言揜著之無益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則爲不善亦徒自苦耳一爲究言務財用之無益而反至于蓄害並至則言利

而利何有哉大抵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
昌黎曰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
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子曰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蘇氏以爲高其閑閔固其扁錡不如開門發篋而示
之以無有故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此謂國不以利爲
利以義爲利也皆重言以結之上文之言義理所當然
已明矣而又推極於義理至精之處如行路然窺其旁
門自不得不壹意而趨於正路所以使人惕然致戒於
小人而勉爲君子者其用意之深切至矣盡矣

枕行錄

卒

當歸草堂

程子談虎色變之喻爲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所藉口且
直是行先知後也朱子喻以如知水火之不可蹈如知
倉烏頭之必死則自然不蹈不倉同一喻意而較無流
弊

吳竹如昨來言今之學者或專在外面考究若言經學
談經濟而因有見於道者每失之粗或專用力於身心
而欲推之於外者每失於規模之小大畧不出此二塗
按大學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真西

山以爲上句小德川流下句大德敦化必存心致知居敬窮理交修並進則無二者之病矣

唐裴延齡檢責諸州欠負八百餘萬緡史冊書以示戒蘇文忠論積欠狀云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更甚于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其生乎按近年開捐及捐輸生民財力屈矣如人疋羸至極不任脍削催欠名責之官而官無神輸之術其害總歸於民民力不支則變故有不可言者火蘊積薪之下而嘘呵以速其燄可乎

忱行錄

空

當歸草堂

閩朱子文集甲寅年

六十歲

經筵講義自聖經至誠意章

止中多與章句或問大同小異首節下解明德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無然其本體之明一轉又講義自篇首至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大略與或問相同但其下無然而本明之體一轉徑接是以聖人施教云一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無因

其所發四字則知章句或問此處轉折皆是後來改
增入自有精義不可不於此得闕而致思也 又次

注云靜謂心不外馳慮謂思無不審正與安溪所疑相
合乃知安溪古本說所改之義正朱子以前未定之日
後來益致其精而旋棄之者也 又物有本末節講義
末云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
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爲人君者尤
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畱聖意伏乞睿照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節講義末云蓋君猶表也民猶
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
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疏有近有遠而
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疏者輕近
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
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
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
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
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
願陛下清閑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

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嘖笑念慮之闕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倉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也念念如此無少闕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畱聖意又云臣又謹

忱行錄

奎

當歸草堂

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爲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爲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

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又第五
章末云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
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蓋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
矣及其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
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
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
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醜酢從
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
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
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
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
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持
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
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
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
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
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覲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
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尙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

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畱望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按以上數條自是講義正體故於成或問時刪而去之然亦有補於經意且可以見朱子正君格心惓惓真切之意故皆節錄於此

或問以九章爲推治己之心以治人十章爲推愛己之心以愛人二者合而爲恕其實治人亦所以愛人也愛者仁之施恕者仁之用絜矩二字亦兼教養意在內皆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

枕行錄

奎

當歸草堂

民非有以養之則教亦不行而所以養之者亦因所利而利導利以布之上下而已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祗蹙拔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奪其財是奪其生也十章言理財所係豈淺小哉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有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

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按此段說理極精天地之性卽所謂天地之中健順仁義禮智之德也而發爲好惡喜怒哀樂之六情在天爲陰陽四時在地爲剛柔四方健順好惡本之陰陽剛柔也四德四端本之四時四方也易曰兩儀生四象亦此之謂也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與中庸喜怒哀樂大概相似而總以好惡爲之統率

枕行錄

亥

當歸草堂

禮運言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少一樂字故安溪先生以喜愛二字配仁之德春之時東之方欲樂二字配禮之德夏之時南之方惡怒二字配義之德秋之時西之方哀懼二字配智之德冬之時北之方可謂明整恰當矣然愛卽好也好惡二字實足以挈其綱維故大學自誠意章以至平天下章皆以好惡言之蓋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常性也好善惡惡者人之本心也有好有惡者人之常情也自六章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七章言忿懣卽惡也好樂卽好也恐懼

變患界乎好惡之閒八章言親愛畏敬亦好之屬也賤
惡敖惰亦惡之屬也哀矜則界乎好惡之閒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欲其情之摯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戒
其情之偏也九章言其所令反其所好云云以好言之
也十章言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以惡言之也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情極其公順人之情而不
逞己之情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用情極其正致己
之情亦無拂人之情也凡此皆以性其情而已故結之
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好所好

忱行錄

卷

當歸草堂

惡所惡正以復己之性而協乎天地之性也

爲人君止於仁仁或流於姑息曰以禮則爲舉直錯枉

之仁爲人臣止於敬敬或墮於阿諛曰以忠則爲陳善

閉邪之敬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

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荀子使欲必

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

也故禮者養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出死

死寇難也要節自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

安約以節義也

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

養情也

同上

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燭以沸湯抽其統

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雞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

久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

則不成為君子

韓詩外傳

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

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

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

同上

情生于陰性生于

陽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白虎通引鈞命

決

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

說文

枕行錄

亥

當歸草堂

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

性六情五性者仁義禮智信六情者喜怒哀樂愛惡六

情所以扶成五性

白虎通

禁勝於身則令於民

管子

聖

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

極矣

荀子

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同上

凡

為善難任善易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

任驥則驥不勝人猶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

走必多所不及矣

呂氏春秋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

萬目視人主

韓非

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

彊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眾其賢盛其精而一其陽眾其賢而同其心一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

春秋繁露

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

使欲治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

同上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新序

上不正下參差

意林引物理論

使

功不如使過

後漢書獨行傳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躓于山

枕行錄

堯

當歸草堂

而躓于堙

淮南子引堯戒

武王席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

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所監不遠視邇所戒機銘曰皇

皇惟敬口生咥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銘

曰與其溺於人也甯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

不可救也楹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

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惡乎危於忿憊惡乎

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

必恭恭則壽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會自杖

會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慙

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膈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闕弗忍終身之羞大戴又太公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各銘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冠銘曰冠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衣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書凡曰

枕行錄

字

當歸草堂

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書杖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戶曰出畏之入懼之書牖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書劒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井曰源泉滑滑連早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書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譌書筆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毋得污白書箠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書刀

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行欲先人言欲後人曾子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

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家語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

定管子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文選注公

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荀子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孔叢天下莫

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為善者靜而無為為不善者

躁而多欲淮南巧偽不如拙誠說苑其出戶如見賓其

枕行錄

主 當歸草堂

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困學紀聞

勿謂旁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

歐陽詹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

一善言務以悅人墨子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淮南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春秋凡學

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鄙儒之博

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

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

內豎傳令也中論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意林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
言名以別矣眾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
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繁露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

下法則矣接人用世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

矣荀子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

是爭林意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淮南諺云問誰毀之小

人譽之高誘淮南子注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莊子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荀子貧者士之宜後漢書獨行傳

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莊子計

忱行錄

圭 當歸草堂

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

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

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

事然燈十盜也安得富哉六韜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

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游飲惟六十以上游飲也盧弼大戴

注引尚書大傳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

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逮

親存也說苑引曾子語春三日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三月

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三月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二

月早臥晚起必待日光

素問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

而行欲方能欲多而爭欲

淮南子

先民有言人之所

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

論中

子論世來時政交公疾試會公書聯安慶

助以靈高助也元主冬余及則通西來為書

歸志身親余託其收買書籍不三拜得八百本

歸幸完好承先生

尚君伯平伯平先生

世為補錄

枕行錄

圭

當歸草堂



不遊... 八論也學意欲看九空也

然登十論也安得富哉...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

五十以下非未社不敢游欲惟六十以上游飲也

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

服膏工樂其惡者難以惡告人善難

而許裕衣錦游冬... 其式為自言人之祖

以早烟朝鼓必背日或朝月心宿也而法雄大醫道

邵位西先生

懿辰

忱行錄二卷道光癸卯甲辰閏

官樞院時日記也洎咸豐辛酉十一月二十八

日杭城再擾先生義不屈然無人知死狀哲嗣

子齡子進奉母出坎窩今揆帥曾公畱贍安慶

勛以讀書同治元年冬余友周匯西素爲書賈

歸欲尋親余託其收買書籍不三月得八百束

以出惜殘損過半是錄幸完好殆先生精氣所

護歟暇日貽書淮安告高君伯平伯平先生石

交也痛先生遭難無以塞悲爲摘錄墨副藉免

忱行錄

書

當歸草堂

孤行余本有寄還子齡昆仲之意卽請伯平致

之俾子齡永寶手澤因三疊伯平題頤志老人

周易述傳用昌黎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韻書

識篇末二年夏丁丙

峩峩邵堯夫喉舌輔樞軸大筆麟史垂亮節牙冠觸治

道裕學術性理攻誦讀齊家尙修身涉世戒滿腹京華

十丈塵車蓋塞街六君獨絕營營師承悉老宿直餘溫

學庸爲善恐不足早勒漏箭催夜課釭花縮日新日日

新勤勤忱行錄鉅細靡叢睚燦若書列目一朝乘星輶

防河遏寇欲秋風欺鱸魚層雲退鴻鵠敢詡鄉先生墨
汗污邊幅

故鄉逼楚氛險要失地軸千羣豺虎嗥萬戶羝羊觸履
危安素懷經史時還讀吞紙虛療飢窮固在陳腹痛哭
睢陽圍死守六旬六君義坎中陷我竄江上宿瑣尾跡
稍定把卷苦未足良友負俠腸入險反不縮劫灰抱殘

篇中獲君手錄先哲半爲鬼舊事紛刺目想見日省功

懲忿更窒欲甲辰元旦君試筆
書紅紙尚夾錄內我伯述祖芬求傳樹正

鳴墜緒慚子孫莫葆字盈幅諤卿先伯爲君業師曾爲
五世祖妣周太安人請君

忱行錄

當歸草堂

傳節烈事城破
傳亦失墜哀哉

同時表墓者當代秉鈞軸諤卿先伯爲今揆帥曾公門
下士曾公爲祖妣周太安人

撰墓
表卷中屢及之宜其動感觸錄中時與
曾公過從惓惓故人子

瞻卹助勤讀青箱望承肩黃墟痛抱腹滄瀆達漢陽待

剖鱗六六一顆記事珠合浦曜還宿勝披楹鑿書慎倚

几折足君友高寓公道德世歸縮思君日復日廣君錄

外錄紙薄情獨厚老淚定漬目視此能幾人敢不慰所

欲乞寄雙孤雛世守父之鵠失乳啞啞啼細認書幅幅

中有子齡斷
乳日期故云

往歲昭陽大淵獻相月松生以位西手稿忱行錄二冊
寄淮屬均儒節錄以刊其要而以原稿歸位西之子順
年順國意至篤也均儒繙覽再三其一冊道光二十三
年九月起十一月止二冊至二十四年秋止按日隨記
事無巨細不飾不匿而討論經籍以說大學之語爲粹
均儒欲就其粹者掇而錄之秋深病嗽艱於玩思平湖
朱生之榛請任別錄之勞而重煩其同里唐裘卿楷遂
書清本凡論經籍文章各條具在然謂錄其至粹猶宜
慎別次年春嗽少瘳復檢繙繹識苦猶豫難掇其菁適
海鹽張銘齋鼎來均儒謹以請於銘齋銘齋不厭詳審
抉擇得九十餘條說大學者居多先後略標看書之準
皆二十三年秋冬所記餘亦頗有可刊者而與論文書
事等條概從節焉銘齋之慎也均儒旣以原稿寄還順
年順國再校此九十餘條又經年始付手民寫樣本松
生之兄竹舟書來亦促付版而刻手殊少成尙需時竊
謂成編之不易卽如是錄不知位西所記共有若干冊
所存二冊所錄止九十餘條微銘齋審擇之精焉能秩
然如是均儒無定識且早衰多病凡事因人重滋惓慙

更念位西所纂著用力于尚書最專且久其二十七八
歲時著尚書大意稿經幾易更名尚書通義又再易稿
至五十二歲春始謄清本夏付手民刻方及半并各稿
俱與城陷又孝經通論禮經通論皆其五十二歲所著
位西卽於是歲十二月初一日殉杭州之難其先成之
禮經通論十九篇曾寄銘齋銘齋錄副寄海甯蔣寅昉
光煇湖北寓所寅昉寄安慶以畀順年順年重錄暨桐
城方存之宗誠所鈔存位西遺文一冊并寄均儒盱眙
吳侍郎已爲刊作望三益齋本是錄竹舟松生刊作當
歸草堂本書格相等足以竝行惟尚書通義孝經通論
不知尙可于杭州燼餘幸存一二否竹舟松生單心搜
討儻亦于意外得之同治四年歲在旃蒙赤奮若相月
甲子高均儒識于秋水蒹葭館

